

# “锄禾日当午”的“禾”

文 / 马俊江



“锄禾日当午”的“禾”，广义上是庄稼的统称，但最初，禾是一种庄稼的专名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禾”，说禾即“嘉谷”。嘉谷是古名，也就是今天说的谷子。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说，禾、谷子、小米，三个名字是一回事儿。当然，这只是粗略的说法；若要细说，有些麻烦。因为，今天的小米只是杂粮，但在上古，曾是最重要的粮食。重要到什么程度？现在我们受了科学的洗礼，说一年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。而“年”的古字是在禾字下面画了几道根须，意思是拔禾，也就是收获谷子。按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，年就是“谷熟”——禾从播种到成熟，是一年。

甲骨文时代，记录植物名的字不会太多，但已有禾字。禾字象形，最上面是低垂的谷穗，下面是茎和叶，最下面是根。仔细看看今天的禾字，也还留着甲骨文的痕迹。所以，禾是长在田里的，已经抽穗的庄稼。

而种子发芽，刚长出地面的禾，

叫苗。今人说苗，可以指一切植物，草本的，木本的，都是从苗开始生长。但在古代，苗同样是禾的专名。《诗经》里有首很有名的诗，叫《硕鼠》，诗有三节，三节的开头分别说三种庄稼：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；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；硕鼠硕鼠，无食我苗。黍是黄米，麦是麦子，苗呢？是禾。

禾苗长高了，有了茎秆，茎秆叫稊。如果看着这个字陌生，那么把上下结构改成左右结构，就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字了：稿。书稿、信稿、演讲稿的“稿”，本来是禾的茎秆。茎上抽穗，穗上有芒，禾穗的芒刺叫“秒”——分秒必争的“秒”。如果留意一下，禾木旁的字，大多跟“禾”这种古老的庄稼有关。

我们接着说禾。禾穗里的种子叫粟，或者粱。古人劝学，说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；把打工谋生叫作“为稻粱谋”。粟和粱，都是带着壳的谷子，而谷子去了壳，就是米——最初，米也是小米的专名。小米是黄色的，所以才有

了“黄粱一梦”——书生在客店做美梦时，店家正在煮小米饭。

《论语》中，有隐士挖苦孔子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，我总觉得有点冤枉了夫子。孔子那个时代的读书人，应该比我们离自然田园更近一些，至少不会“五谷不分”。《淮南子》中说“夫子见禾之三变”。禾有哪三变呢？汉代高诱注释说：“三变始于粟，粟生于苗，苗成于穗。”你看，人家孔子了解禾的一生，看见禾之三变，感慨道：禾穗垂而向根，就像君子不忘本啊！

更详尽地赞扬禾的，是大名鼎鼎的管仲，他说：禾苗柔顺像孺子；长成后，庄严如士子；成熟时，谷穗低垂，谦逊如君子。

农学史家万国鼎先生有本《五谷史话》，说“从远古到南北朝，谷子在我国栽培的作物中一直占着首要地位”。南北朝以后呢？南方的稻和北方的麦崛起，谷子也就没落下去了。还好只是没落，并没有消失。■